

THE BEST 现代日本新潮女性文学开山之作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

龙虎榜

缩

[日]

德田秋生

影

一部日本现代艺妓的血泪史，感人

至深

縮 影

[日] 德田秋声 著

《缩 影》

作 者：(日) 德田秋生

出版时间：一九四一年

上榜情况：日本《读卖新闻》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四十六周

荣登美国《纽约书评》、德国《明镜》周刊、

香港《Book Sellers》机构等地畅销书排行榜

畅销内幕：

《缩影》是日本现代自然主义作家德田秋生的最后一部名作，被认为是日本现代文学的高峰之作，日本文坛推崇其为“一部天衣无缝、通体透明的自然主义文学珍品”。小说描写的是东京艺妓银子艰辛的一生：因家庭贫困被迫充当艺妓，失身于艺妓馆老板，受富家子弟感情玩弄又被抛弃，在同行倾轧中染病几死，几度赎身又几度被迫卖身，年大从良与人同居，最后又为生活所迫分手，当了艺妓馆女老板。

文字浩练深沉，优美动人，将银子这个日本现代艺妓的一生刻画得真实感人，可谓是一部日本现代艺妓史。

在德田秋生作品的人物表里，大都是平平凡凡的人，即所谓“庶民”，没有英雄，没有天才。《缩影》也不例外。在德田心目中，酒楼卖艺的艺妓同高门淑女是无分轩轻的。在

“人”这一概念上，没有理由不对他们一视同仁。据很多日本评论家的分析，认为“德田文学”的篇章里内燃着庄严博大的“慈悲感”，这些“慈悲感”就是他的能源，也是他的出发点，当我们读《缩影》时，常常感到，他是满怀着喜悦和振奋的心情报道人们的善良和幸福以及他们对丑恶的反抗，而在诉说人们的罪过、痛苦和不幸时，又是含着眼泪低吟的。作者从不做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总是与人物一起同喜怒、共哀乐。照德田自己的话来说，“文学活动的归着点，应是人生、艺术、作者三者的交融统一。

作者为写好此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亲自与许多艺妓交往、访谈，体验他们的生活，以至书中的很多细节描写都与真实的生活不差分毫。小说的语言高度洗炼，文风清澈晶莹，用白描的笔触传达人物的复杂思想感情和性格而无比鲜明准确，美而不华。在叙事手法方面，小说又有创新。一反平铺直叙的陈规，往往把时间与空间、现在与过去、此处与彼地纵横夹叙，镜头所指，挥洒自如，使读者的视野与听觉无限扩展，轟然产生如实的立体感。

《缩影》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泛滥之时，日本野心勃勃准备统治亚洲，很多文人都在为所谓的“圣战”“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有的甚至“投笔从戎”上前线去了，而《缩影》却似乎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专注于对艺妓生活的描写，似乎是与日本当时的军方政策背道而驰，因而日本军部下敕令予以禁止，小说横遭查封。虽曾因其不符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思想而遭到查封，但一时的封杀却不能阻挡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长久流传。时至今日，人们仍然热中于了解艺妓的真实生活，希望从中窥见

THE
SELLERS
of the World

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留存。小说已被译成英、法、德、奥、韩等三十多种语言，畅销美、英、法、韩等七十多个国家，全球销量七百多万册。

缩

影

篱 下

晚饭时间银座的资生堂，照常上下客满。

银子和均平坐在楼厅角落的长沙发上等了一会，就从里进右手的临窗处找到了空位，依照银子的喜爱，点了两客比较上等的份菜。浅草一带的大众化饭馆，均平是早在跟银子结交之初，就常去尝试的——如再追溯到以前，当他开始过潦倒生活的时候，也常常被舞友们邀到下层游乐区的小胡同里，走进那些炸猪排店、和炖馆或小吃店吃喝，要到深夜才散。后来，在看完电影的归途中，银子要他到那门口摆着样菜的馆子吃饭，更已习以为常，不会感到什么不自在，相反的，当呼吸在那大众化的气氛里时，倒感到异常愉快了。这种行径，发自对于岳家的反感——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他一心想借此忘掉生活上的破绽。

但是，久经风霜的银子，目前总算过得比较舒坦了。有时，她邀均平去看电影的归途中，也可以顺便走进较大的馆子让他饱饱口福了。均平是爱吃食的人，但也不是那种一心徒求口腹之乐的吃客，他极讲究经济实惠。战争将近五年

了，国内物资的匮乏是不消说得的。生活用品的价格，不问品质优劣，一律上涨到公定的限价。根本谈不到什么商业信用了。显然，这是由于不少商家在趁战时的畸形景气从事投机倒把，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表面的购买力实在太旺盛的缘故。

面包和汤端上来了。正在吸着纸烟、朝窗外眺望的均平，把烟头搁在灰皿上，又把白脱各半分开。已是五月梢的日子，天气可还这么冷，空气里湿漉漉的。他的鼻管和气管素来不好，这就禁不住打起喷嚏来。于是顺手去拿餐桌上的拭纸擦擦口鼻。又把面包撕碎。说：“今年别弄得不好来个荒年咧！”

银子仍然不失为性格单纯而质朴的女子，似乎从来也不会作杞人之忧。尽管出身贫寒，从小历经艰辛；也尽管有时情绪忽然会变得很坏、很急躁，但是锁着双眉、整天价发愁的事，却绝对没有过。无论心里怎样不痛快，从生性劳碌的均平眼中看来，她仍然是个挺开朗的人。纵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但懊悔过去，悲叹现在之类的情况，也从来没有。她每天爱看报。均平往往为时事的发展疑虑重重，对现实暂时抱着否定的态度。她却相反，就连自己的行业，不时遭到官府的攻击，也不曾叹过一声苦。

“幕府末年，不也闹过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吗？也是冷得六月天还穿夹袄哪！”

下一道菜还末端来。均平朝窗下望望，忽见三辆人力车和一辆汽车正将齐头穿过熙熙攘攘的银座大街，却一下子阻住在街口，等驶过街口时，跟着又开来一辆，风驰电掣地穿过街去了。

二

不消说，车子不只两辆、三辆。西餐馆开堂的时间，下午五时起也正好是准许游乐场所开始接客的时间。现在将近六点钟，车辆直像潮涌一般，后浪推前浪，三辆五辆，不一会就是数十辆挤成一团，搞得水泄不通。这本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但是均平在就餐前后临窗下望，看得时间久了，却在眼帘里发生一种对时局感到异样的感觉，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儿大概是明治时代的新文化发祥地，而且是核心地带；在均平的少年时期，马路上已经铺砌砖块，马车则在铁轨上行驶，差不多所有的报馆都开设在这地区，竞相高唱着自由民权之说。洋货店、西服店、西餐馆和西式糕点店之类大概也以这儿开风气之先。这家资生堂的前身，本来是以卖化妆品为主；当时仅在铺面的隙地，由几个穿条纹棉衣、扎起宽衣袖的男性侍应员卖卖汽水；楼上则兼设有小小的“风月”馆，供应法国式大菜，侍应员也作同样打扮，顾客大都是公司职员。至于尾张街的街角上，出现牌名“狮”的咖啡店，雇用起七名美丽的女侍应员，以接待庆应大学的公子哥儿以及别的贵族少爷们，则还是不挺远以前才有的事。这期间，街上已经敷设电车道，跟各区的交通更加灵便了，本来野草丛生的丸之内旷场，转眼间变成高楼栉比的闹市。随着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西欧文明的东渐，更使这个大都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在银座就出现了供应美味咖啡和糕点的雅室，劝工场的楼上也出现了最时新的不售舞票的

舞厅，跟着，各大百货公司也增设了屋顶游艺场，终于转使其他各街区的市面渐趋冷落起来。这自然是由于银座那些游乐场所、把越来越多的市民们吸引了去的缘故吧。

集中在这儿后街上的各式游乐场所的娘儿们，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本来已够考究的种种固有的服饰风尚和日本发式，也被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西洋服饰和烫发之风所排挤；只有艺妓们除外，依然穿着博袖长袍，梳着高高的发髻，她们在白天的银座街上走过，不免令人觉得古旧可笑，甚至有时代错误之感。不过话要说回来，艺妓这行当，究竟是在明治时代的政权和财权下培育成长的宠儿，它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有时连外国人都把它跟富士山、樱花和歌舞伎等一同视为日本的名物，赞赏备至。所以当今“日本趣味”朝野风行，军需景气泛滥全国，遇到上层阶级大张宴席的时候，也就少不了要借重于她们。即使此风未必持久不衰，但当前之能够重返旧日的盛况，看来跟日本的国情和社会组织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今晚好像在‘蜻蜓’那边有大宴会哩。”均平边用匙子调咖啡，边对银子低声说。

生性耿直的银子，没给回答什么。对她说来，她是更关心其他一些琐事。她一心注意着那些骄矜地坐在车子里的妇女们的服饰：那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和式样？因为她既然身为艺妓馆主，尽管馆子设在偏街，尽管平时自己并不讲究打扮，但对馆里姑娘们的伴座服饰是很肯花钱的，而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差不多一切听任绸布店代庖，不像有些同业整天精打细算，非掏便宜货不办，甚至把旧货改制改染一下充数。自然，这并不是说银子自己对此懒得动脑筋，事实上

她对姑娘们的服饰，是一点儿也不肯马虎的。

“我们那条花街，姑娘们出堂差真不方便。”均平嘟哝着说；怅惘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景。

三

均平现在每回走进这样华贵的大饭馆，总感到有些内疚。原来十多年前，他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也有过一段非常潦倒的时期。那时不是整天价追求着霓虹灯光、泡在咖啡店里不走（当年还是咖啡店全盛期），便是胡乱地喝酒，喝够了，去坐京滨铁道的火车兜风，甚至一直坐到本牧去跳舞。那期间，他手头还剩有一些岳家给的轮船公司股票之类的余资可供挥霍；现在的境况，可不能同日而语了。回想起来，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想吧，一身不事生产，自暴自弃地好像脱缰之马，日夜过着放荡生活，以至丧失掉自己的本性。酒醒时则背脊透过一阵阵恶寒，耳闻旧日窗友们的消息，则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么地喝呀，玩呀，事实上难道会是很有趣的吗！尤其在雨夜更深之时，想起留在岳家的两个孩子，内心的痛苦更直像受着荆棘的鞭挞，常常悲不自胜地垂泪枕上。然而，这是由于岳家的冷酷刻薄所引起的激情，促使他温和的性格越出轨道，以至落到这个境地的吧。

如今则梦醒囊空。其实，要是临了不去胡搞什么股票买卖，至少新婚当年岳家为他造的那住宅，也许是不会转入人手的。

现时国家情势大变，过去国库支出漫无节制，以至财政发生困难。虽然当朝政治家们高叫着紧缩，国防费实行极度

削减，而经济界却随之趋于萧条。均平是出校门以后就在地方厅找到了职业的，因而平时多少还算关心政治，并留意议会和舆论界的动静。但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并不在此；而且不久，为了处理选举等事务跟有浓厚政党偏见的上官发生龃龉，终于马上辞了职。从此视官场为畏途，改入报馆的政治部工作，可也因为本性刚直，不胜人事周旋之烦，没几天又出来了。跟着，总算经过一位老世交的怂恿和说项，进了某纸业公司作事，但仍然感觉不合己意，随时想走。这种心猿意马、漫不知足的脾气，使得那住在乡下的老母亲为他伤透脑筋，她老人家只得再托那汉学家世交，也就是均平父亲的诗文弟子，委婉地从旁规劝，这才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下定决心在公司里呆下去。这就是后来他跟三村家的三女结婚的由来，也就是入赘三村家的由来。原来公司的经理是三村的小女婿。

但是，对均平说来，置身三村家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内心并不感到愉快，也不感到值得感激。本来他的祖、父两代是汉学家，赋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家庭里充满独善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儒家气氛。但到均平的青少年时期，已是明治中叶进步潮流风涌澎湃的时期，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从而在思想上植下了叛逆的倾向，一心想从旧的环境和命运里解脱出来。可是从学校毕业，在官厅里做事以后，接触到身边的现实，眼见上官和同僚们都是习尚虚伪阿谀之辈，对待一切无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而又不能不使他对世事和人生感到了幻灭。幻灭是幻灭，然而人世愈深，阅历愈透，同时也终于使他懂得了所谓人生是什么，学得了所谓处世之道；于是磨去棱角，站稳脚跟，接受了入赘的条件，和三村

小姐结了婚。殊不知这一失足，竟成了千古之恨！

四

这里是不卖酒的，可是不喝一点，总嫌有所未足。其实，近来他对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苛求，一切都可将就过来，既然酒在市上成了奇货，对他并不碍事；何况心脏不太好，不喝也罢。在精神方面，他已习惯于入赘后的玩世不恭的心情，不再有什么野心。说他在自嘲愚庸吧，倒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只是浑浑噩噩地跟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让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掉罢了。有时怵于自己的颓唐，曾打算振作起来，索性上满洲去干一番吧，那边有老同学在任要职。可是去干什么呢，能够干些什么呢，却一点也没自信。而且平日做事，缺乏机应的才能，即使去了，恐怕也办不了什么。要想挽回年过四十的蹉跎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两鬓已斑，到那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的。

两人从座位上一站起来，立刻就有另外两位顾客来到座旁。看来是中产阶级的母女俩。女儿年纪十六七，体态矫健，穿着很随便的西式衣服，手上提着盛商品的纸盒子。均平对于她那充满青春气息的丰润的容姿楞眼看了看，便含笑地把椅子让给了。他每在银座一带看见年轻的姑娘时，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加世子，不由得黯然而神伤。今天也不例外。有一回，看见一群似乎是从同学会归来的姑娘，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无比快活地陆续走进横胡同里卖豆酱汤什么的铺子，他猜想加世子可能也在里面，就故意把脸歪了开去。他知道，在加世子纯洁的少女内心里，一定很憎恶她的

父亲。同时，看来银子对加世子也不会有好感。因此，他在银子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女儿。其实相反，银子心底里倒很想见见这已长大成人的加世子。

“不是满好吗？加世子既然过得没什么不满足。”

一提到加世子，均平老像吃了人家一记闷棍，感到无地自容。但在银子说这话，却正是为了要安慰他；不过，这种以自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善意，乃是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女子所常有的偏见罢了。

走下梯子，见到灯光辉煌的大厅里人头济济，个个喜形于色。均平无意识地想从其中看看有无相识的人，就把视线四下扫了一下，却发觉这里的顾客全不像往日的了，他们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无所顾虑的时代的泼刺色调。

“怎么样，去前线座看电影吧？”银子是影迷，恳求似地说。她平日几乎从上午九点到夜间十一点都得守在大门边的三铺席小室里看家。有时，整天在那里耽读《与风同逝》呀、《大地》呀、《居里夫人》之类的小说，素来既不爱逛百货公司，也不爱看戏剧。戏台上反正老是那么几个演员的熟脸孔，外加演出的节奏拖拖沓沓，令人耐不住打瞌睡；到戏院去的交通也不便，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实在犯不着。自从十五六岁住在商业区的时代起，她唯一的兴趣就是看电影，连身上的衣着装饰都随随便便，从不经意。现在均平为了排遣生活的无聊，也经常跟她一同上日比谷、邦乐座或大胜馆等去看看首轮片。但看时当场随看随忘，个中的前后情节和演员的出没全连贯不起来；有些片子简直看也看不懂，得由银子给他作解说。

“喂，时候不早了。”

“是吗，那么快些回家洗澡吧。”

银子本是微胖的小个儿，这几年更天天在发胖，体重已达百磅以上，所以不爱步行。有一回去奈良旅行，走得乏了，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青草地上坐坐再说。

银子边走边雇车子，边还价，最后没能雇成，只好坐电车回去。不过，均平对这里各条线路的电车，真是坐得有些腻烦了。

五

银子的屋子，坐落在离电车路相当远的半边街上。均平不时跟银子在街上来去，附近的人们就对他渐渐熟悉起来。娘儿们跟他迎面走过时，向他打个招呼，是常有的事。他可大抵没觉察，或因怕厌烦，不加理会。近来这种情况比初来时好了些，但仍然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这儿并不是他的家。银子在经营这艺妓馆以前，也曾经在这条街一直朝里面的均平家里呆过一个时期。那时因他家里有孩子，使她觉得处境为难，常常叹苦说：“我该怎么才好呢！”均平眼看这种情况，虽然心里着急，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这样，她才下定决心，出来办馆子，实行自力更生的。好在从小离开家庭，尽尝艰辛，练就了一副能屈能伸、富有随机因应的特性。按说她是从这个泥坑里跳出来的人，已经洞悉它的表里，对它怀着疾恶痛绝的心情，怎么倒愿意去走那回头路呢？这是因为凭着既是过来人，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可走之路的缘故。

“老是这么鬼混也不是办法，这回决定自己来开一家试

试怎么样？”

母亲这样一说，银子就同意了。于是，尽自己手头之所有，加上母亲的私蓄，全部用来向联营处买了股权，开设了这并艺妓馆。这原是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说到钱，凡是知道银子品性和能耐的人，有的是只要她去稍稍鞠个躬，是多少也肯通融的。例如一些少有积蓄的饭馆或雅叙馆的女佣等等。不过这种女佣中，有的是靠放印子钱吃肥；银子对这种人，倒是无论怎样困难时也不肯去低头的。总之，先在小胡同里租间屋子，自个儿干起来再说吧。就这样，一切由母亲和妹妹帮些忙，一下子就宣告开业了。结果倒意外地博得了各方面的赞助。

“呵，这样办满好。”联营处的伙计很高兴地这么说。银子也感到很有兴头。“大致说来，当你脱离安本馆跟人同居那时候，就该这么办的。我曾猜想，大概在筹备了吧。哪里知道，说是后来竟搬到公寓去住起来了。正在为你可惜呢。”

这位伙计说过，另一位接着说：“这还有可说，以前住进那种有孩子的人家，才不是办法。听说三村先生不是连屋子都抵押掉了吗？”

银子自己也感到不愉快，问想起那最难受的一年，确乎像做了一场噩梦。她没有从以前四年的从良生活里吸取教训，和木元破裂才两三年，竟仍然怀着幻想，以为只有从良才是终身的寄托，以至重蹈这次的复辙，想想真是太傻了。

“我本想有孩子也没多大关系，可是毕竟不太好办。”

原来，她并没一般青楼中人的习气，当时的加世子对后母也就很亲昵。凡此种种，不料在旁人眼中看来，反面恰好成了对小女孩的侮辱。还有最难对付的，是均平亡妻的那位

老阿姐。这位大姑奶的威势，就连女佣人也是谈虎色变，其厉害可想而知。

然而，银子跟均平的关系并不就此中断。她在自设艺妓馆不久的一天，为了把情况告诉他一下，并为了拿回遗忘在那里没带走的绸方巾和洋伞之类的东西，就来看望他。这时正好均平患感冒躺在床上，情色看来有点凄怆，须发蓬蓬，眼窝儿洼陷。同时，从均平的眼里看来，银子的脸色也不挺好，莫非昨晚喝多了吗？

“这样很好，找个什么好对象吧。”均平说这话，并不含有奚落的意味。

六

缩

近来在政府的严格统制下，这一带比起一般市街更见冷落了。各艺妓馆敲过十点就得打烊，若断若续的弦歌声立刻中止，悬在檐前的黯淡的春日灯笼和门灯立刻熄灭，整条街变得一片漆黑，直同防空演习的夜晚一样。大伙一阵忙乱以后，到十一点钟，柏油路上行人就绝迹了；只偶而有喝得烂醉的绅士，歪歪倒倒地各处乱闯。灯红酒绿的花国情调，一丝也不剩了。

影

从前在那广阔的街道前面，是一片约莫四千平方米的空地。远在没有被联营处买下之前，这游乐区还未奉到政府批准创设的时候，空地上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印刷厂，承印着学校的教课书。嘎打嘎打，单调而钝重的机器声，从早到晚，闹个不停，搞得就近一带的娘儿们本因过着夜生活，已是疲惫不堪，多少想睡一短觉也不得安枕，这自不必说了，

就连一般的邻人也无不被搅得头昏脑胀，神经麻痹。就在这工厂附近，有一块好像是临时填平的空地，经过当地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的数年奔走，才算获得政府批准，粗粗施了些土木工程，创办了所谓二业游乐区。初期规模很不完整，没有什么组织，可是在日俄战争期间，随着国内经济的飞跃发展和都市的膨胀，就渐渐地发达起来。目下，这儿甚至还有当年自己提着三弦箱在各处卖唱卖艺的老艺妓活着哩。那时租住在客寓中的均平，在出去散步的往返途中，往往要走过这儿。你想，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脑子里老摸不透所谓“雅叙”是怎么回事，心里能不痒痒的？他还依稀记得：从前这里是马场，是满眼长着菖蒲之类的水洼子。在这附近有过佯作卖酒或卖玩具的娼家。那名叫一叶的小说家，就是在这地方度过她的晚年的。他读过她的作品，其中那篇取材于铭酒店的《浊江》抒情杰作，就是距当时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稍后的年代写的。后来这种酒店，有的也加入了创始期的“三业”。空地边上运货马车房的姑娘有时也去充当临时艺妓。

那印刷厂随着现代印刷术和机器的进步，打算安装新从外国进口的机器，可是依照工厂法，这地区已经不准许装置，于是另在其他新市街择地安置了标准的新式设备，把厂迁了过去。原有地皮就此空了出来，邻近居民的长期苦惱总算就此获得解除了。后来地皮的一半以相当的代价让给游乐区使用；另一半辟为游园地，连日把地锄平，清除去瓦砾，并在一角上竖起旗杆。周围树木也日渐繁茂，绿阴如盖。出征壮丁的欢送会，阵亡烈士追悼会，以及消防训练和处置烧夷弹的演习屡屡在这里举行。